

何云波围棋文集 一

棋声流水

何云波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棋声流水

何云波围棋文集



棋声流水

何云波一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云波围棋文集 / 何云波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52-6560-3

I . ①何… II . ①何… III . ①围棋 - 文集 IV . ① G8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9530 号

- | | |
|------|---|
| 书 名 | 何云波围棋文集 (一) · 棋声流水 |
| 著 者 | 何云波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
| 策划组稿 | 刘海波 |
| 责任编辑 | 田 磊 张佳妮 |
| 封面设计 | 刘霄汉 |
| 制 版 |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16开 (710mm × 1000mm) |
| 印 张 | 16.5 |
| 字 数 | 200千 |
| 印 数 | 1-3000 |
| 书 号 | ISBN978-7-5552-6560-3 |
| 定 价 | 198.00元 (全四册) |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0 532-68068638

围棋文化：永远的魅力

林建超

我与何云波教授是神交先于晤面，相知早于相识。本来文武有别，殊难交集，我们却由于共同致力于围棋文化研究，结果殊途同归，遂成知交。

围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围棋不仅是竞技，更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西汉时期围棋第一国手杜陵杜夫子说：“精其理者，足以大禪圣教。”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在儒家学说已成“圣教”的背景下对围棋之道的最高文化定位。杜夫子此说，在时间上早于东汉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李尤的《围棋铭》、黄宪的《机论》和桓谭的《新论》，因始见于西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名声没有那么大，但思想的高度与语言的力度完全不在东汉弈论诸君之下。中国古代围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浩瀚繁荣，达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系统研究和整理古代围棋文化的过程中，其精深与浩瀚令人掩卷称绝，叹为观止。近代以来，棋运随国运沉浮，围棋文化也一度陷于萧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代实践，使中国围棋走向了全面振兴。中国围棋新的文化高峰期已经来临。大潮涌起，呼唤多少弄潮儿中流击水。我所认识的围棋文化研究者大都是在这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何云波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先行人和力行者。

何云波教授，湖南永州人。他专攻文学，长期在长沙的一所高校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三十三岁就破格晋升为教授。但正应了那句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他不满足于既得，又从西学回归国学，潜心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起了围棋文化研究，并且成绩斐然。《围棋与中国文化》、博士论文《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中国围棋思想史》构成了他的围棋文化研究三部曲。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与围棋有关的散文、随笔以及学术专论。这次出版的就是这样一批多样化形态的思想文化成果的结集。

围棋文化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表现形式。不论是系统严谨的理论研究，还是生动活泼的随笔、随感，只要是有益的成果都能满足业界和广大爱好者的不同需求，都有利于围棋的发展、普及。何云波教授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很多探索。比如，他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围棋的知识体系，追踪围棋意义生成的过程，揭示棋论话语与中国传统知识话语及其思维的关系，深化了围棋文化理论研究。同时，他又联系古今，写了不少棋人、棋事、棋思、棋悟，把围棋的道理与人们身边的种种现象联系起来，娓娓道来，雅俗共赏，既形而上，又形而下，为围棋文化的大众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他多年来棋行天下，写下了不少围棋文化游记，把围棋文化的思考与传播延伸到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把围棋文化之旅变成了富有特色的人生之旅。

对任何个人来说，对围棋之道的探索总是有限的，而围棋文化的魅力却是无限的。正如何云波教授在文集后记中所说，他当年邂逅围棋仿佛坠入“初恋”。让我们本着对围棋和围棋文化热爱的“初心”，以不懈的努力，为弘扬光大包括围棋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扎实奋斗。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围棋协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原办公厅主任，少将）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棋行天下

英雄儿女一枰棋·····	002
乌衣巷口夕阳斜·····	007
天台棋踪·····	012
桃源梦断何处寻·····	018
闻道长安似弈棋·····	024
丝路棋迹·····	029
烟花三月下扬州·····	034
小楼夜听潇湘雨·····	040
人仙之间·····	046
锦川河畔棋子声·····	051
棋行天下·····	057

第二辑 围棋地理

长安别是一家棋.....	064
蓉城秋梦棋子声.....	067
秦淮棋影.....	070
河洛王里话黑白.....	073
西京过处是东京.....	076
只把杭州作汴州.....	080
千古河山棋一局.....	084
徽州围棋是一绝.....	087
皇城根下的围棋.....	090
海上棋谭.....	093
首尔：韩国围棋的崛起与兴盛.....	096
京都：日本围棋的故乡	100
东京：见证日本围棋的转型	103

第三辑 网上棋缘

上网下棋.....	108
洪洲兄.....	116
小仙子翻身记.....	121
妞妞.....	126

仙界围棋报告·····	132
仙界围棋秘闻·····	138
围棋的妙用·····	144
棋色论·····	147
围棋与男权中心·····	152
别了，灯笼居·····	156

第四辑 灯笼触网记

我真傻，真的·····	160
网棋·····	163
初进灯笼·····	166
从洪哥到洪瓜·····	169
爱哭鼻子的妞妞·····	176
浪子一歌与浪狼·····	186
天雨与冰凉·····	193
数灯笼风流人物·····	198
再话灯笼风流人物·····	213
双簧戏·····	219
男女擂台赛·····	224
将棋色进行到底·····	237

你要穿帮了..... 246

灯火已阑珊..... 252

第一輯

棋行天下

英雄儿女一枰棋

去南京莫愁湖公园，已经是两年前的了。每次游山玩水，通常都是以学术会议的名义，美其名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古人之遗风也。那次相机坏了，没能立此存照，总觉是个遗憾。

去年暑期，又一次来到南京。在会上会下的高谈阔论中，一直想着偷闲溜出去，了结那个心愿，却终在犹豫中没能成行。说实话，莫愁湖实在是个平常不过的公园。据说，她本有金陵第一名胜之誉。曾见过清代画家吴宏的《燕子矶、莫愁湖两景图卷》，画中那湖掩映在一片山峦之中，湖光山色，烟雨迷蒙，草木丰茂。远山、屋舍、两三人马，令人生出无限的遐想。而今的莫愁湖，却是被包围在钢筋混凝土的高楼中，被围墙、大马路环绕，仿佛成了城市中的一个盆景。恍然觉悟，原来天下景百见不如一闻。

那“见”，是当下的实景。那“闻”，却来自古人的妙笔生花，来自代代相传的历史传说。吸引我来的，是那一湖，那湖边的一楼——胜棋楼。

其实，那湖是普通的湖，不大，也无蜿蜒曲折，她一望无余，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小家碧玉般温顺地接纳着路人的目光，没有秘密，也并无媚眼，无裙屐风流之态。楼是普通的楼，两层，红墙碧瓦，与许多地方的并无两样。如果不是因为莫愁女，不是因为朱元璋与徐达那盘特别的棋，这一湖一楼，其实可以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由此可见，“命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一切事物的意义都源于“命名”。所谓“文化”，就是从“命名”开始的。不然，这“名胜”便不过是自然的、普通的存在。

胜棋楼的楼上有朱元璋与徐达对弈图。传说朱元璋常与徐达对弈，徐达明

显棋高一着，但是为了皇上的面子，总是故意输一点。一次，朱元璋召徐达在南京三山门外莫愁湖畔对弈，并许诺，假若徐达能赢，就把这湖赏给他。一局下来，朱元璋输了，脸露愠色。徐达急忙跪下，口称：“万岁，为臣罪该万死，请万岁再观棋局。”朱元璋一看，只见盘上局面呈现出“萬歲”（万岁）两字的字样。朱元璋转怒为喜，把莫愁湖赏给徐达，并传旨在湖畔修了一座楼，取名“胜棋楼”，并赐一联：烟雨河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盘棋究竟是怎么“下”出来的。赢下手的棋和故意输棋都容易，难就难在赢了棋还要“写”出如此复杂的“萬歲”。胜棋楼上，就摆下了这盘棋。不过，那“萬歲”两字实在是太过方正了，一看就是故意摆出来糊弄不懂棋的游人的。

传说往往多杜撰，多添油加醋，似真还假，似假却真。世上如果真的曾有这么一盘棋的话，那只有一个解释，这皇帝老儿的棋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那朱元璋，原是安徽凤阳乡下一个牧牛的，可谓货真价实的草民，对围棋本来一窍不通。他登基以后，成了九五之尊，当然也得附庸风雅，便学会了吟诗、下棋。棋这玩意儿，如同鸦片、情花，一旦沾上，就会让人走火入魔，欲罢不能。偏偏那“黯然销魂掌”也是有境界的，朱元璋迷归迷，棋艺却不见长进，又极好面子（大人物多有这么一个可爱的毛病），臣子们跟他下棋，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以博龙颜一悦了。

徐达平时也都是这样做的。这天不知脑子里哪根筋被扯了一下，也许是太想尝尝赢棋的滋味，也许是那一面湖水令他心动了，他终于有了释放自己、自由挥洒的心情。请想想，这该有多大的难度！这难不在输赢，而在一开始他就得谋划着，这一横、一竖、一撇、一捺该怎么配置？“草”字头放哪？“少”字又怎么站队？关键是次序怎么安排，你总不可能从那“萬”字的第一笔开始，就一直顺着这笔画“写”下去吧。次序被打乱之后，各路兵马，它们在各条战线上英勇杀敌，最后各个击破，胜利会师，然后排成“萬歲”队列，供君主检阅。可是，这君主刚刚还是敌人，就是他指挥着敌方的部队在自己后面亦步亦趋，配合得天衣无缝，完美极了。在如此地被捉弄得灰头土脸之后，却又高高在上，

君临天下，享受着“万岁”的荣耀，这该是一种多大的讽刺？！

看着胜棋楼上摆放的那盘棋，白方堂堂正正，纵横驰骋，气定神闲，游刃有余；而黑方却像簇拥着白马王子，臣服在白袍下，仿佛在呼喊“万岁”。此刻，我相信是徐达处在了帝王的位置上，而“万岁”却一点不敢懈怠地遵照着徐达的旨意，被徐达所奴役。如果“万岁”稍微有点“主体意识”，棋力足够他稍稍抵抗一下，那徐达的如意算盘就得落空。人们把下棋称为“手谈”，手谈者，对话也。对话的成立有赖于双方的平等，双方还要拥有共通性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盘棋完全是徐达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独白”。

我不知道徐达“写”这盘棋的动机是什么。是想一举两得，既得便宜又献媚于圣上吗？这种献媚邀宠之事，古代很多。清代国手黄龙士就曾在康熙万寿节时，御前下围棋，下完后于棋盘上排一“寿”字，而四角上各排蝙蝠一只，以示福寿之意。能随心所欲变出那么多花样（对手也配合）为君王祝寿，正所谓“殊为难能可贵矣”。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大家都是俗人，徐达也自然不能免俗。

也许，徐达不过是一时玩兴大起。老夫聊发少年狂，在棋盘上来点恶作剧。当他在棋盘上，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随意调遣着平时必须对之毕恭毕敬的“万岁”，其智慧之闪耀、意志之自由、气魄之宏大、心情之舒畅，可想而知。

不过，徐达是在玩火。敢向帝王争一着，固然是“英雄”，但逞一时之英雄，在那个专制的时代从来就没有好下场。难道徐达没听说过圣上的名言：“今日胜我棋者，明日夺我天下者也。”如果是想既得湖，又快一己之心意，兼达媚主之效果，所谓一石三鸟，那就有点玩得过火，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试想，如果朱元璋真被那样玩于股掌之中，还如传闻所谓“龙颜大悦”，被“万岁”二字弄得迷迷糊糊，那用长沙话说，就是个“宝”（傻帽）了。

无论动机如何，结局却只有一个：此局胜彼“局”即输也。朱元璋出身草莽，摇身一变而为至尊，本就多疑，徐达的智慧岂不为其所嫉恨？据说，徐达有一次患背疽，此病最忌吃鹅肉。朱元璋闻知，却故意派内监赐他蒸鹅。徐达自然知道君主的心意，君命难违，他只能当着太监的面，和着眼泪吞下食物。不久，

一代大将含恨而去。难怪有人感叹：“湖本无愁，笑南朝迭起群雄，不乃佳人独步；棋何能胜，为北道误投一子，致教此局全输。”徐达处心积虑，下赢了棋，却下输了人生，这正所谓胜即败，得即失也。

而今，无论是“机巧算尽”的徐达，或是“智勇天纵”的被奴役的“万岁”，还是那位“莫愁何事却多愁”的卢家女子，都已成往事。据说莫愁本为六朝齐梁贫家女，“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子名阿侯”。生下孩子一年后，她的丈夫远赴辽阳边塞，十载音讯全无。莫愁为化愁为不愁，助人为乐，把愁消解在帮助邻里、扶危济困的善行中。

胜却不胜，愁为何不愁？不愁即愁，莫愁其实有着说不尽的愁啊。一个女子一生的悲剧，几十年流不尽的眼泪，岂是助人为乐就能轻描淡写地化解得了的。就像徐达，赢了人家的棋，赚了人家的河山，难道挠个痒痒，摆个“万岁”就能过关？

胜也，败也；愁也，乐也，真是令人一言难尽啊！湖以楼传，楼以人传。一切的愁绪、眼泪，生死攸关的胜负，棋枰中的悲喜，如今都尽付与楼上明月、湖中烟雨。胜棋楼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清同治十年（1871年）复建，几经战火。现在的楼是1959年翻建的。楼前便有板桥先生所书的一副对联：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王侯事业都如一局棋枰。

棋局如世局。于是，胜棋楼也成了历代文人骚客的兴怀之景、移情之物。他们抒世事人生感慨，发历史兴亡之叹：

世事如棋，一局争来千秋业；
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

明月几时有，更上层楼，听棋子声中，谁操胜算；
美人犹未来，且摇小艇，向藕花香里，自遣闲情。

湖属卢家，唯江头明月，曾领略画艇风光，韵事相传，付与骚人作诗料；



地归徐氏，以国手胜棋，博优游名园汤沐，英雄安在，遥闻商女唱歌声。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楼，这湖，又有了新的意义。
“抚槛高歌革命曲，满湖开遍自由花”“休说徐家汤沐邑，也随棋局属人民”。
当一局胜负不断地被赋予各种意义，棋也就不仅仅是棋了。

原载《围棋天地》2003年第7期

乌衣巷口夕阳斜

在莫愁湖边与徐达、莫愁女一同唏嘘良久，依依不舍地起身。下一个去处便是秦淮河。

距离第一次来金陵古都已经是十多年了，一下车便直奔秦淮河。杜牧有一首《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实在是太迷人了。而朱自清所描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也一直在诱惑着我们。

千年等一回，见过后却大失所望。原来那不过是条臭水沟，甚至根本没什么水。当然，也没有乌衣巷。

说“没有”，其实并不准确。只不过是说今人所制作的复制品尚未出现。自东吴以来，乌衣巷伴随着秦淮河的灯火与画舫，在近两千个春秋里阅尽历史兴衰更替，人世悲欢离合，它早就成为一部承载历史往事的厚重书籍，人们想忘也已经忘不了了。

但是，时间有情又无情。还是在唐代，诗人刘禹锡就已经在感叹：“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而今，“乌衣巷”终于重新建起来了。不过，它已经没有了乌衣子弟练武时雄壮的号令，没有了手捧杏花的女子的叫卖声，当然，也没有了撑着油纸伞、结着丁香般愁怨的姑娘。因为，它不再有悠长、悠长的小巷，而只剩得一个“王谢古居”陈列在那里，像一个饱经风尘的老人，刚刚被从历史中拉出来，打扮修饰一番。虽然经过了包装，但他似乎并没有真正融入到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静静地待在秦淮河边，周围的喧嚣仿佛都与他无关。

走进那扇不大的门，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太安静了，因为游人很少，甚至还让人觉得有点落寞。但我并不介意，我是来寻找这里的棋人，倾听巷子里曾依稀有过的棋子声的。这安静、落寞，反而正切合我的心境。

几进的屋子，中有一个小天井。楼为两层，窄窄的楼梯，感觉有点像迷宫。各间屋子的摆设多与王、谢两个家族有关。王导、谢安，是东晋时期两位著名的宰相，一位辅佐晋元帝创立了东晋王朝，被誉为“江左管夷吾”，意为他与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可相媲美；一位指挥淝水之战，纹枰手谈中，从容退敌。而王、谢的后人：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谢眺……或在绢纸上笔走龙蛇，或于山水中寄兴遣怀，“王家书法谢家诗”，乌衣子弟的风采，也就不局限于武了。

棋，也曾经在乌衣巷里盛行一时。王导和他的两个儿子王悦、王恬都是大棋迷，特别是王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显然是弈道高手。传说王导与王悦父子弈棋争道，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王导只好苦笑，还好是父子，不然哪能这样呢？在那个以礼为先、极重视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时代，也就只有在棋盘上，能够“自在”“潇洒”一点了。那位江仆射，年少时与王导下棋，当时，王导的实力稍弱，他仗着自己的身份想平下，江仆射硬是不肯落子。丞相大人只好苦笑，不过江仆射的人品由此也受到赞赏。

棋为心声。谢安弈棋退敌之举更是某种品格风范、某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奇怪的是，“王谢古居”并没有棋的影子，倒是“王谢古居”斜对面的李香香故居，一间屋子里赫然摆着古色古香的棋盘棋子。这位明末清初的秦淮名妓，与富家公子侯方域有过一段悲欢离合，但在《桃花扇》和各类笔记、传闻里并没见识过她的棋艺。大约琴棋书画是青楼女子的招牌，是其淑女化、雅化的道具，自然都会的，用不着特别渲染。而在时人眼中，像王导、谢安这类中兴名臣，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棋于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玩物。但是，谢安要是没有了围棋，他还是东山高卧的谢安吗？

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胜仗的将军有很多，但能举重若轻，化胜负于无形之中的却难得。就像东吴周郎，“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谢安弈棋，